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戲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壞身

卻說孫大聖與豬八戒正要使法定那些婦女，忽聞得風響處，沙僧嚷鬧，急回頭時，不見了唐僧。行者道：「是甚人來搶師父去了？」沙僧道：「是一個女子，弄陣旋風，把師父攝去也。」行者聞言，唵哨跳在雲端裡，用手搭涼篷，四下裡觀看。只見一陣灰塵，風滾滾，往西北上去了。急回頭叫道：「兄弟們，快駕雲同我趕師父去來。」八戒與沙僧即把行囊揹在馬上，響一聲，都跳在半空裡去。慌得那西梁國君臣女輩，跪在塵埃，都道：「是白日飛昇的羅漢，我主不必驚疑。唐御弟也是個有道的禪僧，我們都有眼無珠，錯認了中華男子，枉費了這場神思。請主公上鞏回朝也。」女王自覺慚愧，多官都一齊回國不題。

卻說孫大聖兄弟三人騰空踏霧，望著那陣旋風，一直趕來。前至一座高山，只見灰塵息靜，風頭散了，更不知妖向何方。兄弟們按落雲霧，找路尋訪，忽見一壁廂青石光明，卻似個屏風模樣。三人牽著馬轉過石屏，石屏後有兩扇石門，門上有六個大字，乃是「毒敵山琵琶洞」。八戒無知，上前就使釘耙築門。行者急止住道：「兄弟莫忙。我們隨旋風趕便趕到這裡，尋了這會，方遇此門，又不知深淺如何。倘不是這個門兒，卻不惹他見怪？你兩個且牽了馬，還轉石屏前立等片時，待老孫進去打聽打聽，察個有無虛實，卻好行事。」沙僧聽說，大喜道：「好好好，正是粗中有細，果然急處從寬。」他二人牽馬回頭。

孫大聖顯個神通，捻著訣，念個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作蜜蜂兒，真個輕巧。你看他：

翅薄隨風軟，腰輕映日纖。
嘴甜曾覓蕊，尾利善降蟾。
釀蜜功何淺，投衙禮自謙。
如今施巧計，飛舞入門簷。

行者自門瑕處鑽將進去，飛過二層門裡。只見正當中花亭子上端坐著一個女妖，左右列幾個彩衣繡服、丫髻兩摯的女童，都歡天喜地，正不知講論甚麼。這行者輕輕的飛上去，釘在那花亭格子上，側耳才聽，又見兩個總角蓬頭女子，捧兩盤熱騰騰的麵食，上亭來道：「奶奶，一盤是人肉餡的葷饅饅，一盤是鄧沙餡的素饅饅。」那女怪笑道：「小的們，攬出唐御弟來。」幾個彩衣繡服的女童走向後房，把唐僧扶出。那師父面黃唇白，眼紅淚滴。行者在暗中嗟嘆道：「師父中毒了。」

那怪走下亭，露春蔥口指纖纖，扯住長老道：「御弟寬心。我這裡雖不是西梁女國的宮殿，不比富貴奢華，其實卻也清閑自在，正好念佛看經。我與你做個道伴兒，真個是百歲和諧也。」三藏不語。那怪道：「且休煩惱。我知你在女國中赴宴之時，不曾進得飲食。這裡葷素麵飯兩盤，憑你受用些兒壓驚。」三藏沉思默想道：「我待不說話，不吃東西，此怪比那女王不同：女王還是人身，行動以禮；此怪乃是妖神，恐為加害，奈何？我三個徒弟不知我困陷在於這裡，倘或加害，卻不枉丟性命？」以心問心，無計所奈，只得強打精神，開口道：「葷的何如？素的何如？」女怪道：「葷的是人肉餡饅饅，素的是鄧沙餡饅饅。」三藏道：「貧僧吃素。」那怪笑道：「女童，看熱茶來，與你家長爺爺吃素饅饅。」一女童果捧著香茶一盞，放在長老面前。那怪將一個素饅饅劈破，遞與三藏。三藏將個葷饅饅團團遞與女怪。女怪笑道：「御弟，你怎麼不劈破與我？」三藏合掌道：「我出家人，不敢破葷。」那女怪道：「你出家人不敢破葷，怎麼前日在子母河邊吃水高，今日又好吃鄧沙餡？」三藏道：「水高船去急，沙陷馬行遲。」

行者在格子眼聽著兩個言語相攀，恐怕師父亂了真性，忍不住，現了本相，掣鐵棒喝道：「孽畜無禮！」那女怪見了，口噴一道煙光，把花亭子罩住，教：「小的們，收了御弟。」他卻拿一柄三股鋼叉，跳出亭門，罵道：「潑猴慳懶！怎麼敢私入吾家，偷窺我容貌？不要走，吃老娘一叉。」這大聖使鐵棒架住，且戰且退，二人打出洞外。那八戒、沙僧正在石屏前等候，忽見他兩人爭持，慌得八戒將白馬牽過道：「沙僧，你只管看守行李、馬匹，等老豬去幫打幫打。」好猢猻，雙手舉耙，趕上前叫道：「師兄靠後，讓我打這潑賤。」那怪見八戒來，他又使個手段，呼了一聲，鼻中出火，口內生煙，把身子抖了一抖，三股叉飛舞沖迎。那女怪也不知有幾隻手，沒頭沒臉的滾將來。這行者與八戒兩邊攻住。那怪道：「孫悟空，你好不識進退。我便認得你，你是不認得我。你那雷音寺裡佛如來，也還怕我哩。量你這兩個毛人，到得那裡？都上來，一個個仔細看打。」這一場怎見得好戰：

女怪威風長，猴王氣概興。天蓬元帥爭功績，亂舉釘耙要顯能。那一個手多叉緊煙光繞，這兩個性急兵強霧氣騰。女怪只因求配偶，男僧怎肯泄元精。陰陽不對相持鬥，各逞雄才恨苦爭。陰靜養榮思動動，陽收息衛愛清清。致令兩處無和睦，又鉞鐵棒賭輸贏。這個棒有力，鉞更能，女怪鋼叉丁對丁。毒敵山前三不讓，琵琶洞外兩無情。那一個喜得唐僧諧鳳侶，這兩個必隨長老取真經。驚天動地來相戰，只殺得日月無光星斗更。

三個戰鬥多時，不分勝負。那女怪將身一縱，使出個倒馬毒椿，不覺的把大聖頭皮上扎了一下。行者叫聲：「苦啊！」忍耐不得，負痛敗陣而走。八戒見事不諧，拖著鉞鋤身而退。那怪得了勝，收了鋼叉。

行者抱頭，皺眉苦面，叫聲：「利害！利害！」八戒到跟前問道：「哥哥，你怎麼正戰到好處，卻就叫苦連天的走了？」行者抱著頭，只叫：「疼疼疼。」沙僧道：「想是你頭風發了？」行者跳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我不曾見你受傷，卻頭疼，何也？」行者哼哼的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。我與他正然打處，他見我破了他的叉勢，他就把身子一縱，不知是件甚麼兵器，著我頭上扎了一下，就這般頭疼難禁，故此敗了陣來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只這等靜處常誇口，說你的頭是修煉過的。卻怎麼就不禁這一下扎？」行者道：「正是。我這頭，自從修煉成真，盜食了蟠桃仙酒、老子金丹，大鬧天宮時，又被玉帝差大力鬼王、二□八宿，押赴牛宮處處斬，那些神將使刀斧鎚劍，雷打火燒；及老子把我安於八卦爐，煅煉四□九日：俱未傷損。今日不知這婦人用的是甚麼兵器，把老孫頭弄傷也。」沙僧道：「你放了手，等我看，莫破了？」行者道：「不破，不破。」八戒道：「我去西梁國討個膏藥你貼貼。」行者道：「又不痛不破，怎麼貼得膏藥？」八戒笑道：「哥啊，我的胎前產後病倒不曾有，你倒弄了個腦門癱了。」

沙僧道：「二哥且休取笑。如今天色晚矣，大哥傷了頭，師父又不知死活，怎的是好？」行者哼道：「師父沒事。我進去時，變作蜜蜂兒，飛入裡面，見那婦人坐在花亭子上。少頃，兩個丫髻捧兩盤饅饅：一盤是人肉餡，葷的；一盤是鄧沙餡，素的。又著兩個女童扶師父出來吃一個壓驚，又要與師父做甚麼道伴兒。師父始初不與那婦人答話，也不吃饅饅。後見他甜言美語，不知怎麼，就開口說話，卻說吃素的。那婦人就將一個素的劈開，遞與師父。師父將個團團葷的遞與那婦人。婦人道：『怎不劈破？』師父道：『出家人不敢破葷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既不破葷，前日怎麼在子母河邊吃水高，今日又好吃鄧沙餡？』師父不解其意，答他兩句道：『水高船去急，沙陷馬行遲。』我在格子上聽見，恐怕師父亂性，便就現了原身，掣棒就打。他也使神通，噴出煙霧，叫『收了御弟』，就掣鋼叉，與老孫打出洞來也。」沙僧聽說，咬指道：「這潑賤也不知從那裡就隨將我們來，把上項事情都知道了。」

八戒道：「這等說，便我們安歇不成。莫管甚麼黃昏半夜，且去他門上索戰，嚷嚷鬧鬧，攪他個不睡，莫教他捉弄了我師父。」行者道：「頭疼，去不得。」沙僧道：「不須索戰：一則師兄頭痛；二來我師父是個真僧，決不以色空亂性。且就在山坡下，閉風處坐這一夜，養養精神，待天明再作理會。」遂此三個弟兄拴牢白馬，守護行囊，就在坡下安歇不題。

卻說那女怪放下兇惡之心，重整歡愉之色，叫：「小的們，把前後門都關緊了。」又使兩個支更，防守行者，但聽門響，即時通報。卻又教：「女童，將臥房收拾齊整，掌燭焚香，請唐御弟來，我與他交歡。」遂把長老從後邊攬出。那女怪弄出□分嬌媚之態，攜定唐僧道：「常言：『黃金未為貴，安樂值錢多。』且和你做會夫妻兒耍子去也。」這長老咬定牙關，聲也不透。欲得不

去，恐他生心害命，只得戰兢兢，跟著他步入香房。卻如痴如啞，那裡擡頭舉目，更不曾看他房裡是甚床鋪幔帳，也不知有甚箱籠梳妝。那女怪說出的兩意雲情，亦漠然無聽。好和尚，真是：

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淫聲。他把這錦繡嬌容如糞土，金珠美貌若灰塵。一生只愛參禪，半步不離佛地。那裡會惜玉憐香，只曉得修真養性。那女怪活潑潑，春意無邊；這長老死丁丁，禪機有在。一個似軟玉溫香，一個如死灰槁木。那一個展鴛衾，淫興濃濃；這一個束褊衫，丹心耿耿。那個要貼胸交股和鸞鳳，這個要面壁歸山訪達摩。女怪解衣，賣弄他肌香膚膩；唐僧斂衽，緊藏了糙肉粗皮。女怪道：「我枕剩衾閑何不睡？」唐僧道：「我頭光服異怎相陪？」那個道：「我願作前朝柳翠翠。」這個道：「貧僧不是月闍黎。」女怪道：「我美若西施還嫌嫩。」唐僧道：「我越王因此久埋屍。」女怪道：「御弟，你記得『寧教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？』」唐僧道：「我的真陽為至寶，怎肯輕與你這粉骷髏……」

他兩個散言碎語的，直鬥到更深，唐長老全不動念。那女怪扯扯拉拉的不放，這師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。直纏到有半夜時候，把那怪弄得惱了，叫：「小的們，拿繩來。」可憐將一個心愛的人兒，一條繩，細的像個猓獅模樣。又教拖在房廊下去，卻吹滅銀燈，各歸寢處。一夜無詞。

不覺的雞聲三唱。那山坡下孫大聖欠身道：「我這頭疼了一會，到如今也不疼不麻，只是有些作癢。」八戒笑道：「癢便再教他扎一下，何如？」行者啐了一口道：「放放放。」八戒又笑道：「放放放，我師父這一夜倒浪浪浪。」沙僧道：「且莫門口。天亮了，快趕早兒捉妖怪去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只管在此守馬，休得動身。豬八戒跟我去。」

那馱子抖擻精神，束一束皂錦直裰，相隨行者，各帶了兵器，跳上山崖，逕至石屏之下。行者道：「你且立住。只怕這怪物夜裡傷了師父，先等我進去打聽打聽。倘若被他哄了，喪了元陽，真個虧了德行，卻就大家散火；若不亂性情，禪心未動，卻好努力相持，打死精怪，救師西去。」八戒道：「你好痴啞。常言道：『乾魚可好與貓兒作枕頭？』就不如此，就不如此，也要抓你幾把是。」行者道：「莫胡疑亂說，待我看去。」

好大聖，轉石屏，別了八戒，搖身還變個蜜蜂兒，飛入門裡。見那門裡有兩個丫鬟，頭枕著梆鈴，正然睡哩。卻到花亭子觀看，那妖精原來弄了半夜，都辛苦了，一個個都不知天曉，還睡著哩。行者飛來後面，影影的只聽見唐僧聲喚。忽擡頭，見那房廊下四馬攢蹄纏著師父。行者輕輕的釘在唐僧頭上，叫：「師父。」唐僧認得聲音，道：「悟空來了？快救我命。」行者道：「夜來好事如何？」三藏咬牙道：「我寧死也不肯如此。」行者道：「昨日我見他有相憐相愛之意，卻怎麼今日把你這般挫折？」三藏道：「他把我纏了半夜，我衣不解帶，身未沾床。他見我不肯相從，才纏我在此。你千萬救我取經去也。」

他師徒們正然問答，早驚醒了那個妖精。妖精雖是下狠，卻還有流連不捨之意。一覺翻身，只聽見「取經去也」一句，他就滾下床來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好夫妻不做，卻取甚麼經去？」

行者慌了，撇卻師父，急展翅，飛將出去，現了本相，叫聲：「八戒。」那馱子轉過石屏道：「那話兒成了否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曾，不曾。老師父被他摩弄不從，惱了纏在那裡。正與我訴說前情，那怪驚醒了，我慌得出來也。」八戒道：「師父曾說甚來？」行者道：「他只說衣不解帶，身未沾床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好好好，還是個真和尚！我們救他去。」

馱子粗鹵，不容分說，舉釘耙，望他那石頭門上盡力氣一耙，唵喇喇築做幾塊。謊得那幾個枕梆鈴睡的丫鬟跑到二層門外，叫聲：「開門，前門被昨日那兩個醜男人打破了！」那女怪正出房門，只見四五個丫鬟跑進去報道：「奶奶，昨日那兩個醜男人又來把前門已打碎矣。」那怪聞言，即忙叫：「小的們，燒湯洗面梳妝。」叫：「把御弟連繩擡在後房收了。等我打他去。」

好妖精，走出來，舉著三股叉，罵道：「潑猴！野彘！老大無知。你怎敢打破我門？」八戒罵道：「濫淫賤貨！你倒困陷我師父，返敢硬嘴。我師父是你哄將來做老公的，快快送出饒你；敢再說半個『不』字，老豬一頓耙，連山也築倒你的。」那妖精那容分說，抖擻身軀，依前弄法，鼻孔內噴煙冒火，舉鋼叉就刺八戒。八戒側身躲過，著耙就築；孫大聖使鐵棒並力相幫。那怪又弄神通，也不知是幾隻手，左右遮攔。交鋒三五個回合，不知是甚兵器，把八戒嘴唇上也扎了一下。那馱子拖著耙，侮著嘴，負痛逃生。行者卻也有些醋他，虛丟一棒，敗陣而走。那怪得勝而回，叫小的們搬石塊壘疊了前門不題。

卻說那沙和尚正在坡前放馬，只聽得那裡豬哼。忽擡頭，見八戒侮著嘴，哼將來。沙僧道：「怎的說？」馱子哼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。疼疼疼。」說不了，行者也到跟前，笑道：「好馱子啊，昨日咒我是腦門癱，今日卻也弄做個腫嘴瘟了。」八戒哼道：「難忍難忍，疼得緊，利害利害。」

三人正然難處，只見一個老媽媽兒，左手提著一個青竹籃兒，自南山路上挑菜而來。沙僧道：「大哥，那媽媽來得近了，等我問他個信兒，看這個是甚妖精，是甚兵器，這般傷人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且住，等老孫問他去來。」行者急睜睛看，只見頭直上有祥雲蓋頂，左右有香霧籠身。行者認得，即叫：「兄弟們，還不來叩頭，那媽媽是菩薩來也。」慌得豬八戒忍疼下拜，沙和尚牽馬躬身，孫大聖合掌跪下，叫聲：「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靈感觀世音菩薩。」

那菩薩見他們認得元光，即踏祥雲，起在半空，現了真像，原來是魚籃之像。行者趕到空中，拜告道：「菩薩，恕弟子失迎之罪。我等努力救師，不知菩薩下降。今遇魔難難收，萬望菩薩搭救搭救。」菩薩道：「這妖精分利害。他那三股叉是生成的兩隻鉗腳。扎人痛者，是尾上一個鉤子，喚做倒馬毒。本身是個蝎子精。他前者在雷音寺聽佛談經，如來見了，不合用手推他一把，他就轉過鉤子，把如來左手中拇指上扎了一下。如來也疼難禁，即著金剛拿他。他卻在這裡。若要救得唐僧，除是別告一位方好，我也是近他不得。」行者再拜道：「望菩薩指示指示，別告那位去好？弟子即去請他也。」菩薩道：「你去東天門裡光明宮告求昴日星官，方能降伏。」言罷，遂化作一道金光，徑回南海。

孫大聖才按雲頭，對八戒、沙僧道：「兄弟放心，師父有救星了。」沙僧道：「是那裡救星？」行者道：「才然菩薩指示，教我告請昴日星官。老孫去來。」八戒侮著嘴哼道：「哥啊，就問星官討些止疼的藥餌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須用藥，只似我昨日疼過夜就好了。」沙僧道：「不必煩絮，快早去罷。」

好行者，急忙駕筋斗雲，須臾到東天門外。忽見增長天王當面作禮道：「大聖何往？」行者道：「因保唐僧西方取經，路遇魔障纏身，要到光明宮見昴日星官走走。」忽又見陶、張、辛、鄧四大元帥，也問何往。行者道：「要尋昴日星官去降妖救師。」四大元帥道：「星官今早奉玉帝旨意，上觀星臺巡察去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可有這話？」辛天君道：「小將等與他同下斗牛宮，豈敢說假？」陶天君道：「今已許久，或將回矣。大聖還先去光明宮，如未回，再去觀星臺可也。」

大聖遂喜，即別他們。至光明宮門首，果是無人，復抽身就走，只見那壁廂有一行兵士擺列，後面星官來了。那星官還穿的是拜駕朝衣，一身金縷。但見他：

冠簪五岳金光彩，笏執山河玉色瓊。
袍掛七星雲鬣鬣，腰圍八極寶環明。
叮嚀珮響如敲韻，迅速風聲似擺鈴。
翠羽扇開來昴宿，天香飄襲滿門庭。

前行的兵士看見行者立於光明宮外，急轉身報道：「主公，孫大聖在這裡也。」那星官斂雲霧整束朝衣，停執事分開左右，上前作禮道：「大聖何來？」行者道：「專來拜煩救師一難。」星官道：「何難？在何地方？」行者道：「在西梁國毒敵山琵琶洞。」星官道：「那山洞有甚妖怪，卻來呼喚小神？」行者道：「觀音菩薩適才顯化，說是一個蝎子精，特舉先生方能治得，因此來請。」星官道：「本欲回奏玉帝，奈大聖至此，又感菩薩舉薦，恐遲誤事，小神不敢請獻茶，且和你去降妖精，卻再來回旨罷。」

大聖聞言，即同出東天門，直至西梁國，望見毒敵山不遠，行者指道：「此山便是。」星官按下雲頭，同行者至石屏前山坡之

下。沙僧見了道：「二哥起來，大哥請得星官來了。」那馱子還侮著嘴道：「怨罪，怨罪。有病在身，不能行禮。」星官道：「你是個修行之人，何病之有？」八戒道：「早間與那妖精交戰，被他著我唇上扎了一下，至今還疼哩。」星官道：「你上來，我與你醫治醫治。」馱子才放了手，口裡哼哼唧唧道：「千萬治治，待好了謝你。」那星官用手把嘴唇上摸了一摸，吹一口氣，就不疼了。馱子歡喜下拜道：「妙啊！妙啊！」行者笑道：「煩星官也把我頭上摸摸。」星官道：「你未遭毒，摸他何為？」行者道：「昨日也曾遭過，只是過了夜，才不疼。如今還有些麻癢，只恐發天陰，也煩治治。」星官真個也把頭上摸了一摸，吹口氣，也就解了餘毒，不麻不癢了。八戒發狠道：「哥哥，去打那潑賤去。」星官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你兩個叫他出來，等我好降他。」

行者與八戒跳上山坡，又至石屏之後。馱子口裡亂罵「手似撈鉤」，一頓釘耙，把那洞門外壘疊的石塊爬開。闖至一層門，又一釘耙，將二門築得粉碎。慌得那門裡小妖飛報：「奶奶，那兩個醜男人又把二層門也打破了。」那怪正教解放唐僧，討素茶飯與他吃哩。聽見打破二門，即便跳出花亭子，掄叉來刺八戒；八戒使釘耙迎架；行者在傍，又使鐵棒來打。那怪趕至身邊，要下毒手；行者與八戒識得方法，回頭就走。

那妖怪趕過石屏之後，行者叫聲：「昴宿何在？」只見那星官立於山坡之上，現出本相，原來是一隻雙冠子大公雞，昂起頭來，約有六七尺高，對著妖怪叫了一聲。那怪即時就現了本相，原來是個琵琶來大小的一個蝎子精。這星官再叫一聲，那怪渾身酥軟，死在坡前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花冠繡頸若團纓，爪硬距長目怒睛。
踴躍雄威全五德，崢嶸壯勢羨三鳴。
豈如凡鳥啼茅屋，本是天星顯聖名。
毒蝎枉修人道行，還原反本見真形。

八戒上前，一隻腳屙住那怪的胸背道：「孽畜！今番使不得倒馬毒了。」那怪動也不動，被馱子一頓釘耙，搗作一團爛醬。那星官復聚金光，駕雲而去。行者與八戒、沙僧朝天拱謝道：「有累，有累。改日赴宮拜酬。」

三人謝畢卻才收拾行李、馬匹，都進洞裡。見那大小丫鬢兩邊跪下，拜道：「爺爺，我們不是妖邪，都是西梁國女人，前者被這妖精攝來的。你師父在後邊香房裡坐著哭哩。」行者聞言，仔細觀看，果然不見妖氣。遂入後邊叫道：「師父。」那唐僧見眾齊來，□分歡喜道：「賢徒，累及你們了。那婦人何如也？」八戒道：「那廝原是個大母蝎子。幸得觀音菩薩指示，大哥去天宮裡請得那昴日星官下降，把那廝收伏。才被老豬築做個泥了，方敢深入於此，得看師父之面。」唐僧謝之不盡。又尋些素米、素麵，安排了飲食，吃了一頓。把那些攝將來的女子趕下山，指與回家之路。點上一把火，把幾間房宇燒毀罄盡。請唐僧上馬，找尋大路西行。正是：

割斷塵緣離色相，推乾金海悟禪心。
畢竟不知幾年上才得成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